

2015年收入支出有多少?

五位农民工的“财务报表”

云南环卫工杨艳华:

个人年收入4.28万元,家庭支出6万元

新年愿望:“每年涨工资,日子越过越甜”



杨艳华正在观景大坝上清扫垃圾。

本报记者 黄榆 文/图

2015年12月31日早晨8时,《工人日报》记者在海埂观景大坝找到了杨艳华,数九寒冬,她正拿着大扫帚清扫负责的区域,然后再换小扫帚清理角落里的垃圾。

杨艳华是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海洁环卫公司的一名道路卫生保洁员,海洁公司所在地是昆明市的重要地段,是省府的“脸面”,海洁是扮美“脸面”的重要单位,而她负责打扫的区域是平均每日接待5000名游客的海埂观景大坝,尤其是冬季西伯利亚的海鸥到昆明过冬,观景大坝作为最佳观鸥点之一,游客量是平时的一倍多。

一阵冷风刮过,刚刚聚成一堆的垃圾又被散开来,杨艳华拿起撮斗和小扫帚赶紧追上了上去。看似不大的一块区域,打扫干净却不容易,而这就是杨艳华工作,365天每天如此。

“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天,下班之后我们单位要开新年座谈会,大伙在一起热闹热闹。”杨艳华高兴地说,“每年年底公司都要给我们涨工资,今年11月刚加了100元。”

在新年座谈会上,职工欢声笑语,“去年6月被评为‘昆明市创业建工标兵’已经是我对最大的认可了,我很知足。”杨艳华对记者说,“我是失地农民,老家在昆明市西山区新河村,2004年公司成立我就来了,从扫

马路开始做起,整整11年了,公司就是自己的家。”

47岁的杨艳华告诉记者,2015年全年收入42800元,从11月开始她每月应发工资3650元,扣除五险一金,拿到手的有2650元,目前她家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人她工资最高。

杨艳华一家五口住一起,爱人也是失地农民,在外打工每月收入2000元,女儿打零工每月1000多元,女婿做保安每月1700元,还有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孙子,“我们四人每月一共收入7350元。”

对于支出,杨艳华一笔笔都很精打细算:“每月五个人要支出伙食费2700元,水电煤气230元,日用品200元,电话费200



制图:赵春青

元,买衣服400元,我爱人吸烟每月花300元,幼儿园要花1000元的学费。全年开销6万元左右。”她跟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虽然女儿结婚有了孩子,但他们夫妻经济收入不好,两人的钱根本不够养孩子,只有我和老伴帮衬他们。”目前家里共攒了四五万元,准备给女儿拿去做小本生意。杨艳华笑着说。

当记者问起杨艳华的新年愿望,她立即回答,“第一祝愿2016年公司越来越好,第二希望每年涨工资,年年有奔头,日子越过越甜。”

不少,但李运晓看到了发展的空间。他告诉记者,按照行情,明年他就能拿到每天500元的工钱,到时,养家糊口自然就不是问题了。而且,关于未来他还有更长远的计划:“借着人脉,我想要做盒饭生意,专门卖给各个剧组。”在李运晓看来,北京这座城市让他“开了眼界”,也让他看到了机会与活力:“继续认真干活,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



李运晓在索货店为剧组挑选道具。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梦想在向坚持者招手

赵剑影

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来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也将带着一年的收获,踏上回家团聚的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们说出了心中对未来的期望——四川的钢筋工侯首强想在城里扎根,河南的产业工人刘丽想在郑州买个大房子接父母来住,云南的保洁员杨艳华希望能涨工资、日子越过越甜……来自五省市(云南、北京、四川、河南、贵州)的农民工一年来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支出不多,收入也不高。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融入城市的愿望呢?

国家统计局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2.77亿农民工,分布在全国各地,涉及的行业广泛。为了改善家庭生活,他们背井离乡,向往着扎根城市。但在目前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大背景下,城市只是大多数农民工为讨生活而拼搏的暂时落脚地;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的经济诉求,却难以满足他们更多的诉求,因此,“落叶归根”成为不少农民工无奈而理性的选择,但每一个怀揣梦想的农民工都不愿放弃心里的希望。

目前,我国多地已经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但农民工从“乡下人”变为真正的“市民”,不是户口性质和称谓的简单改变。就这五名农民工目前的平均收入水平来看,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仍处于低端位置,城市固然对农民工有吸引力,但较高的生活成本也让他们不堪重负。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农工会面临住房、养老、发展等一系列课题,市民化成本的高昂,让其融入城市的道路步履维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城市梦”依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天花板”。

推进城镇化,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层面上,还是从具体的解决方案上,都需要打破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让农民工“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些温暖”。要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和市场监管;要提升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和待遇,让他们的“钱袋子”鼓起来;要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人为藩篱,让他们安家落户少一些障碍。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梦想在向坚持的人招手。农民工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准确定位自己,选好适合自己的岗位,踏实工作,积累经验,提升素质。通过不断努力,适应较为复杂的城市环境,实现“人的城镇化”,才能真正成为“新市民”,实现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梦想。

北京道具搬运工李运晓:

年收入3.5万元,支出2.78万元

新年愿望:“攒够1万元回家过年”

天有活儿干,每天的工钱也大多在150元左右。2015年头几个月,他每个月的收入都只有2000多元。

为了省钱,李运晓在北京北三环的一处城中村里与人合租了房子,每月租金830元,每天的饭钱也控制在30元以内。即便如此,他每个月都是“月光”,根本顾不上在农村老

家没有工作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

直到下半年,李运晓的经济情况才渐渐好转。随着经验和人脉的增长,他能接到的活儿越来越多,工钱也涨到了每天200元。从10月开始,他每个月收入增加到了七八千元。

一年到头,李运晓算了算账。2015年,他大概挣了3.5万元,除了先后给家里寄了6000

元,其余都用于维持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开销。11月份终于攒钱买下了799元的洗衣机、299元的电磁炉和399元的电暖气。全年总共支出了2.78万元。“12月又攒下3000多元,等到今年1月做完工作,春节争取凑够1万元带给家里。”

尽管2015年的“财务报表”比以往逊色

河南流水线产业工人刘丽:

年收入三四万元,吃住企业包

新年愿望:“把父母接到省城住”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樊二民 文/图

来自河南灵宝的刘丽(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是富士康郑州航空港厂区流水线上的“90后”产业工人。令人意外的是,这已是她第三次到富士康工作了。

“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刘丽说,2012年至今,她先后两次从富士康辞职后又重新回到富士康工作,这期间她干过销售、做过出货员,“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年轻嘛,总想出去看看,家里人也说多出去闯闯。”

2014年底,厌倦了在外面游荡的刘丽,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富士康工作,至今在港区生产线上工作了一年多。

“这是我干得最长的一次。”对于自己两次从富士康离职,刘丽说:“有比较才会有选择,现在回来,就是说明在富士康不错!”

谈到过去的2015年,刘丽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挣钱,而是经历过外面的奔波打拼之后,

能在家门口干好一份工作,“现在回家很方便,从郑州坐高铁到灵宝,不到1个半小时。”

虽然最大的收获不是挣钱,刘丽2015年的银行卡里却存下了三四万元。刘丽说,像她这样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厂里不忙的时候,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周六周日可以休息,不仅不用那么辛苦,扣除五险一金,每月还能拿2000多元。如果工期紧,可以申请加班,能拿到3500元以上。

“因为富士康的员工吃住都在厂区,基本不花什么钱,企业又给交五险一金,真能省很多钱。”刘丽说。

“多挣多花,少挣少花,富士康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很少有知道‘攒钱的’,基本上都是‘月光族’。”刘丽笑着说,然而刘丽却能攒下钱来,因为到了年底,总想着回家过年时能给家人带点什么,而且想让老家的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说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厂区,刘丽觉得,厂区这两年与刚来时变化很大,工作环境越来越好,除了生产线上比较枯燥,“大家在一

起还挺开心的”。

2015年除了回家,刘丽其他时间都是在厂区度过的,“工期紧的时候就会主动申请周末加班,反正闲在那儿也没事,不如多挣点钱。”

平时既不化妆也很少出门逛街,除了闲暇时看看书,基本没花钱的地方,“为啥这么努力挣钱?很简单,就是为了攒钱买房。”

谈及明年的打算,刘丽说:“会更加努力工作赚钱,在郑州买个大房子,把父母接到省城住。”



刘丽闲暇时会在单位宿舍里看书。

四川建筑工人侯首强:

年收入7万元 支出1.32万元

新年愿望:“在成都给老婆孩子安个家!”

本报记者 李娜

1月8日,在工地现场,将两根钢筋平顺摆放下,侯首强在工友的配合下又一次完成了标准化的钢筋弯折操作,这是他在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的第三个年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与多少根钢筋打过“交道”,但却从未觉得枯燥乏味,他坚信只要勤恳地工作,很快就能兑现对妻子和女儿的承诺。

26岁的侯首强出生在云南昭通彝良县的一个小村落,与弟弟在初中时代便先后辍学赴深圳务工,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兄弟二人经熟人介绍,在一家加工厂经简单培训后从事电脑绣花工作,收入甚微,只能勉强度日。2012年,与家在成都的妻子在网络上结识后,他毅然来到成都谋业,由于没有积蓄,俩人只能“裸婚”,现如今女儿已经两岁了。

“心里很亏欠她们娘俩,只有更努力工作!”侯首强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刚到成都不久,就在劳务公司的安排下,在中建三局成都环球贸易广场项目上做钢筋工,为了生活方便,夫妻二人在距离工地一公里的小区内租住单间生活,直到两年前有了女儿,狭小的房屋内实在无法满足照料孩子的需求,妻子便带着女儿回到了位于成都市仁寿县的父母家中,尽管只

有一小时车程,但由于项目工期持续紧张,他一直都无法抽时间回去看孩子,“孩子都会叫爸爸了,也只能在电话里听听声儿!”说到这里,侯首强感慨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几年我们一门心思挣钱,攒钱,一直在努力完成一个目标:买房。”侯首强说,自己在外打工8年有余,始终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现在已经娶妻生子,说什么也要给全家人一个稳定的家,然而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又谈何容易。

侯首强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他2015年每月的收入和支出;以2015年3月为例,总收入4700元,房租支出450元,伙食费600元,电话费50元……“每个月的支出平均1000多元,我们工地上打工的开销都差不多,大家都很节省,有的为了孩子,有的为了父母。”

记者在项目工地采访时,所有在场的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触,就是2015年明显赚的少了。侯首强告诉记者,2014年,除去生活各项开销,他能够存到银行里的净收入是9万余元,但是把2015年的账算下来,总共也不过赚了7万多元,支出了13200元。“经济形势不好,我们这些干劳力活的,钱来的更难了。”侯首强长吁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好在买房的钱攒得差不多了,2016年再努力努力,争取在城市扎根有个家,这是我们全家最大的愿望!”

贵州技术工人赵明艾:

个人年收入7.2万元,家庭支出5万元

新年愿望:“给儿子装修房子,盼他们成家立业”

本报记者 李丰 文/图

“在外漂泊了整整12年,终于等到儿子大学毕业了。”1月11日,刚刚回到贵州省桐梓县老家的农民工赵明艾脸上挂满了笑容。

赵明艾家里有两个老人,都已60多岁了,还有两个儿子,现在也都成年了。赵明艾清楚地记得,为了养家糊口,2004年他带着妻子远走他乡,在福建为生计奔波着,转眼已有12年。

如今,赵明艾是福建一家铁厂焊割铁板的技术工人,每个月能拿到5000元左右的工资,这对一大家子人来说刚刚够用。所以他常常在下班之后,开着自己的摩托车载客挣钱。妻子对于他的这个行为常常抱怨,“叫他好好休息偏不听,非要出去劳累自己。”摩

托车载客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他也因为这样被交警逮住,被罚款。虽然如此,过不了多久,赵明艾又会骑着摩托,载着客,穿梭在大街小巷。“每个月跑摩托车能挣个1000多元补贴家用。”

“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呢?”面对《工人日报》记者的提问,他笑着说:“多挣点钱,好给儿子装修房子。”

2015年总共挣了7.2万元,除了收入,对于开销,赵明艾心里也有自己的小账本,每一笔钱都清清楚楚。

“上半年每个月都会给儿子寄1200元生活费,后来的几个月也会偶尔给儿子一些经济补贴,这一年总共给儿子的生活费是9000元,家里的两个老人,每个月给600元,大大小小的钱加起来到现在也差不多给了8000元;而他和妻子两个人在外的开

销每个月600元,只能少不能多,今年也就用了7000元;今年送出去的礼金差不多有1万多元,下半年,刚装了房,又花了8000多元。从这些大账到细账,2015年一年总共花5万元,我们两口子一整年的工资就这么去了一大半……”赵明艾说着说着便没了激情。

“现在的压力很大,虽然儿子大学毕业了,但只要两个儿子还没娶媳妇,我的任务就算没有完成。”赵明艾说,这虽然是所有父母对子女的共同愿望,却带给了他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为此他拼搏了12年,也漂泊了12年。

趁着春节来临,赵明艾和妻子提着大礼包回到了家。“希望明年再多挣些钱,把房子的事全部搞定,两个儿子的终身大事也能顺利完成。”



载客到深夜,赵明艾启程回家。